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粤西文載卷三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貢生臣黃礬

欽定四庫全書

粤西文載卷三十九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碑文祠廟

劉賢良廟碑

周孟中

忠義人心之同然惟無所利者有憂天下之志而後有憂天下之言感激而發雖若得已而自有不容已者矣若夫有所利者雖自當天下之任言固不可已也而亦

已焉況可已乎此天下所以日趨於危亡而卒莫之救也嗚呼忠義豈非世教之大關哉唐之季世宦竪横恣把握國柄天子孤立於上羣臣側目於下禍稔蕭牆患生帷幄當時在廷之臣無有一人能言之者劉公蕡昌平人由賢良對制策感激痛憤指斥權奸言詞剴切大率勸文宗判忠邪之分專將相之權遠刀鋸刑餘之人以復掃除之役合中外南北之官以畫至一之法其言鑿鑿可行惜乎主司馮宿歎服而不敢取宰相裴度韋

處厚抑讓而不欲言公由是不得仕於朝竟貶柳州司户閒行田畝間墜馬而亡家人具棺殮以載鴟鵲銜枝螻蟻運土覆其半人見其異遂封土成墳今在鷲山下五里許有石刻曰劉賢良墓鄉人水旱疾疫必禱輒應嘗聞漢揚震没有大鳥悲鳴其前流涕而去宋岳武穆廟樹枝至今皆南向古今忠義之感鳥獸草木猶若有知彼奸諛者獨非人乎哉雖然公之志不得伸於當時後世人主讀其策而謹履霜之戒大臣讀其策而知猶

尕之義學士大夫讀其策人人皆以公之心為心而不屑於富貴何憂乎宦官之禍於乎忠義豈非世教之大閑哉成化十三年廣西布政司右叅政三山黄公塤治公之墓繚以周垣且諆諸郡守阮文英建祠柳州城西關外春秋有司率邦人之彦祀焉尚未有為之記者予奉命督學始至柳夢有冠服偉人以丹一顆授予而吞之既與叅議林公同僉事李公延俱拜祠下退謂予盍記以風後學予述夢云然林公曰是賢良殆以丹心托

子腹中矣遂書此授知府周欽同知曾綸刻焉

三公祠碑

三公者邕人建以祀先正有功德於民者也南寧古邕州皇祐中儂賊倡亂攻城殺將順流而下九郡俱破肝腦塗地仁宗患之迺遣宣徽使狄公青經略使余公靖樞密直學士孫公沔帥師三公同心戮力部署將校指授方略儂賊遂平一方以寧熙寧中交人入寇知邕州蘇公緘數出奇摧賊鋒堅城固守力困城陷闔門自焚

死後又賊復陷邕譚公必死之國朝追謚蘇公忠壯譚公忠愍是二公者民至今思其功德不忘建祠合祀名曰三公祠歲久傾頽春秋祭猶不廢永淳令嘗以復祠請於督府吳興閔公下藩臬二司議行適廵按御史林公廷選按南寧廉得之遂發官府羨銀百兩畀推官蔣原道重建祠成同知秦壁請記嗚呼蠻夸猾夏自古為然其未亂也貴乎備之有策其既亂也貴乎治之有方萬一不幸焉有死無二而已儂賊蹂踐廣東廣西莫敢

誰何震動天子三公以身狥國卒夷大難功與銅柱之
標相高雲漢可謂忠矣交人陷邕其禍亦慘二公以身
狥城城亡與亡名與列宿爭光可謂烈矣由是觀之五
君子者其生有先後其官有崇卑其所遭有幸不幸若
其夷險忠烈葢同一心凡有官守於斯者來拜祠下而
起高山仰止之心則民將有所賴矣是祠之作豈不大
有功於名教者哉嘉靖癸亥重修郡守方瑜有文不録

桂林名宦祠碑

天地之正氣無乎不在人生其間惟君子得是氣之正由是隨所遇而發光明正大精誠不二其生也人仰之其沒也人思之祠廟而烝嘗之焄蒿悽愴如或見之豈非禮義之同然曠百世而相感者乎監察御史邵武朱公欽巡按二廣政暇考圖按志廣右人物於宋得朱道誠李珙石安民宋士堯馮京林勲梁詔祀於文廟之右名宦唐得褚遂良張九齡劉賁元結宋得余靖李師中胡舜陟李浩唐體仁高登趙抃岳飛程珦廖德明崔與

之蘇綎呉得陸績流寓宋得范祖禹張廷堅胡夢昱黄
庭堅鄒浩胡銓李光劉子羽漢得士燮祀於文廟之左
諸君子或生於斯或仕於斯或流寓於斯或以忠義顯
或以孝友稱或以政事名或以武功奮當大任而不疚
抗大義而不回臨大節而不變雖時異勢殊而根於正
氣之發者蓋無有不同也是故氣之光明如日星正大
如山岳精誠不二貫金石而通神明去今千百載凜凜
猶有生氣朱公祠而祀之以風後進可謂知所務矣孟

中奉命督學恐久而泯沒廼謂桂林知府羅珦同知馮晃琢石刻諸賢名氏并履歷之大槪庶後君子仰其名而論其世論其世而師其人使吾之正大光明精誠不二與之匹休焉顧不偉歟謹記以俟

太平府城隍廟碑　　黎淳

天地間鬼神體物而不可遺有是實理則有是實氣理乖氣行誠之不可揜如此太平古南粤地谿峒深曠俗殊中夏漢唐宋元威罔克制惠莫能馴至於皇明始歸

一統洪武己酉改路為府自馱盧還治麗江肇建城隍祠宇凡民夯有事悉來祈禱神亦屢著靈驗大為有司所嚴成化丙申太守番禺何公楚英偕貳守通山韓公廷通守揭陽蔡顒同寅協恭振立綱紀用濟民艱屬歲久旱自冬徂春不雨田畝輟耕太守憂之乃率僚佐官屬鄉耆里胥竭誠修禮祈禱於廟翌辰陰雲四布越三日大雨民勤播種已而踰月又不雨仍來懇請甘澍如前五日乃止百穀生遂秋成有期賦稅豐完邊境以安

葢太守為時名臣拜御史立朝敢言以剛直忤當道左遷縣佐助天兵平蠻寇有功累陞今職其忠義之氣有以感召之也太守每念祠廟廹隘且將朽墜謀於僚佐圖一新之用答神休僉以為然於是合郡官僚各捐俸貲掄材琢石運甓陶瓦財罔民徵開廓地基為正廳五間高廣倍舊中塑神像前豎門扁綵繪丹碧繚以周垣望之巍然雄壯一方經始於是年六月落成於八月辛未民今雲集祀事日虔靈光益著矣太守乃因貳守書

最來京請為碑文太史公為文以昜神曰惟明有禮樂扶持陽道幽有鬼神掌握陰靈禮樂興治道備鬼神安氣化全令高城深池神實與之太守冠裳爾形容堂宇爾室家劒佩爾從官凡新任必預誓盟歲祀必先牒告出謁入祭禮罔暫違皆敬神也可不思以盡職乎其必舒英闡靈贊通幽顯弼亮聖天子弘宣威德永奠南陲贊助賢太守以養以教清其政刑輔翼明校師育成弟子降山川貞淑之氣鍾為俊英節四時之風雨寒暑順

適時令以蕃百穀以消百疾孝子慈孫義夫節婦則默相之其或狃於蠻俗不信道悖是者則譴罰之至若一旦猺獞竊發外夸内侵尚當率厲百神折衝禦侮保障一方務為豫之象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當為泰之象城復於隍弗用師斯永奠厥位矣維時羣神敬聽罔怠遂書以刻於石銘曰

用夏變夸國有守臣顯化降祥責在鬼神祁祁甘雨既蕃民食赫赫威靈勿羞神職表裏陰陽一敬奉天皇圖

萬世廟祀萬年

諸葛武侯祠碑　　孔鏞

桂林郡城北隅今按察司廳之後有山其勢起伏若卧龍之狀名曰卧龍山遂即山之巔建漢諸葛武侯祠以祀焉歲久祠壞成化十七年御馬監太監劉公來鎮廣西始至往謁焉周視祠宇頽圯像設剥落退而歎曰侯之德業在天下當天下祀之今祠如此何足以揭虔而妥靈也今欲鼎新之值荔浦洞蠻竊發跳梁焉平恭城

時方整舉軍旅往討其罪弗果越三年兵息民安時和物阜乃與鎮守廣西副總兵都督僉事王公廵按廣西監察御史荆公合謀於衆隙伐材命工撤而新之不兩月而祠堂成肇始於成化甲辰秋九月二日訖工於十月十有八日也堂之中飾武侯位像又為龕以蔽塵坌締搆堅美制度弘偉三公又率三司文武僚屬奉庶饈告成拜跽有位薦奠有所於是文武僚屬與桂林之士民皆欣然而稱歎曰三公為此其可謂尚賢者哉然不

為之記則何以示後人俾維持之久勿壞僉以祠在按察司後山之巔謂予宜記予謂先王之道以明綱常為本周衰王者迹熄至於秦壞亂極矣漢興學者乃復先王之道至於光武明帝其道庶幾乎明矣降及靈獻之世大奸繼起曹氏最為雄盛乃逞其詐力竊大柄而天下豪傑之士靡有不屈節而從其所圖為者無非僭竊暴逆之事豈復知有綱常之道哉當是時天下之人皆趨於逆理亂常之非獨武侯抱道南陽不求聞達因先

主有三顧之勤遂奮然而起圖復漢室毅然以誅曹為心出師二表正名定分凜凜乎王者之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曹氏之為賊綱常之道賴之而不泯後之君子因是而正誼明道扶世立教侯之功大矣豈特禦大災捍大患比歟雖天下祀之可也往時守臣多以崇修佛宮以徼福利先賢之祀雖頹廢勿顧也今三公舉此誠所謂尚賢者哉劉公名杲王公名綬荊公名茂一皆以賢能著聲宜其所立有過人者故為文刻諸石使後之

來者有所考而繼之也

貴縣北山廟碑

李　𩯭

貴治之北距百步許曰北山三侯廟葢古昔相傳周穆王時有金牛星降與北山之神物戰化為石一墜山之陽一墜山之陰一墜於潭邦人驚異之立廟以事曰石牛廟凡遇疾疫寇盜旱澇禱之皆獲感應唐宋間有司以事聞累加褒崇我朝復賜以九月九日之歲祭前人述之碑刻其故詳矣然時易世殊雖歷久遠而顯著赫

赫然未嘗差殊彼其洞寇竊發城賴之以解圍也兵刃合戰賊賴之以驚散也子女被擄民賴之以奪回也陰兵滿野軍獲助敵水旱不能為之災疾疫不能為之禍內外安靜歲事重登此皆能禦大災捍大患有功於民者也惠惟及於一方必血食於萬世崇德報功之典彰彰焉而不可廢況其廟貌摧圮容得已乎成化十六年義官吳綱舍人湯義率其衆捐已資鳩工重修越十七年春工力告成正殿兩廊拜亭後宫暨其神像煥然一

新誠足以盡崇報之心繼無窮之善神依人而益彰其靈人依神而益被其澤誠切感應殆若影響上以贊翊
皇化下以福祐生靈豈但一時一事一邦而已邪是宜勒石紀功以垂不朽使後之人人知興廢之端增敬信之念決然瞻依而同趨於善庶幾善名不泯而為一邦之福地顧不韙歟

平南白馬廟碑

白馬廟東距縣五十里許狀元梁公祠也公名嵩字子

高平南粤地唐屬鸞州宋置龔州令鵬化里龍街村山川秀麗閒石鍾英産於其間自幼穎敏過人明經博學按諸翰墨南漢唐同光時狀元及第仕至翰林學士故龔州以公為大魁躋顯仕歷朝久思親不得承顔膝下托母憶子作倚門望子賦情極懇切獻於大廷遂復獲還家奉母錫賚不受願蠲一郡丁賦上從所請歸至東壕墟急於見親野渡無舟乘白馬過偶没於水先正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公其得之以迄於宋郡人感其蠲

賦思其忠孝立白馬祠焉迨我朝賜春秋祭祀設祠像於儒學之東至期有司齋戒沐浴陳設爼豆以祭葢所以崇儒重道也祠立而後民瘼賴以安兵革賴以息舟楫往來聞風慕道咸請謁之文人墨客題詠滿壁經歷歲久風雨飄灑弘治丁巳春鄉人致政馮福輩因見祠宇傾頽神像久剝舉念重修皆樂於董工協力如子趨父事採木於林礱石於山陶埴於野求堊於市增高崇卑彩繪神像建巍巍峨峨之氣象立堂堂浩浩之規模

完矣美矣煥然一新越明年戊午祠成屬余以記其事
竊愚謂君親大倫也忠孝人之大本也非忠胡以事君
非孝胡以事親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士生天地間顧未
有不由於忠孝而得列於廟食躋顯仕歷朝盡忠於君
矣上倚門望子賦得遂歸省孝於親矣不受大賚乞免
一郡丁賦其德澤洽人不朽矣是宜列於廟食樹風聲
於久遠也噫公未仕之時有荔枝詩云金門若有栽培
地須占人間第一名之句及仕時又有倚門望子賦云

盈庭之萱草徒縈淌眼之蘆花自落揚朱陌上而蕭條之恨淚潛潛漢武堂前而宛轉之殘霞漠漠載諸典籍矣正古人云莫為於前雖美弗彰莫為於後雖盛何傳公之所作美而彰盛而傳矣其芳聲茂實磊磊落落如日星皎然俾後人之景仰愈遠而不忘文風愈久而益振求其若是千百中能幾人是為記

鬱林名宦祠碑

鍾黼

竊聞姬鼎方定越裳來朝鬱林之封域固在輿圖矣自

秦開五嶺而郡之名始著迨夫炎漢奄有區宇其間名公英傑遊宦茲土如谷永之恩信結民人心愛戴陸績之清介自持詩書廸士宋之姚道源德禮化民無決大辟其芳聲美政載諸簡策皆炳然而可觀也我朝龍興縉紳濟濟任廊廟者多皐夔稷契在都邑者多卓魯龔黄若趙天鑑之守己愛民與夫林公長懋由翰林中允而出知州政育才容衆劉公規以監察御史左遷郡判而親賢去奸劉公虬薄賦省刑無媿翰林之人物胡公

琛之方正嚴潔不忝臺憲之清風豐功偉烈深仁厚澤
至今不泯前守斯郡者曁諸鄉之士夫已嘗請於當道
立祠於文廟之東設位以祀之但歲久堂宇傾圮殊非
表章先達之意皇上御極八年春二月巴蜀劉公台奉
勅提督學校廵歷郡邑首詢名宦祠宇意在鼎新葢不
没前人之善而崇報功之典也時庠生曾壽備述其詳
州守何君律聞之喟然歎曰祠之興廢余之責也遂會
諸僚屬議與志合乃忻然伐石積材食工傭力載經載

營民不知勞涉春徂夏用告厥成制度宏偉煥然一新
乃命余為之記余曰德業有隆替聲譽有盛衰仁人君
子稟扶輿清淑之氣抱經綸參贊之才達則兼善天下
霖雨斯民行其道耳非有意於得名也然文章政事上
足以華國下足以善政天下尊之而益隆仰之而無斁
自有以得名焉績永諸公其垂裕後昆者尚矣如劉公
規以監察御史弘治改元直陳朝政左遷宅心正大赫
然風厲除奸革弊貴德禮賢其世澤深厚伯氏則進退

百官為天子之腹心仲氏則肅持風紀為斯文之宗主間世麟鳳羽儀邦家是雖天意之有在葢亦由公垂裕之所致也於乎諸公英聲懋績愈久而愈彰宜乎血食廟庭春秋不忒謹記

横州慈感廟碑　陸堅

横郡西北七里許端然一嶺形如覆鉢因名上有神祠按郡志肇自唐貞觀中民婦陳氏居朝京門外一日買魚歸遇白衣謂曰魚不可食既市可擲水中急上山嶺

避之陳如其言回望所居皆陷今龍池是也陳没於嶺

屢著靈異鄉人立廟祀之凡歲水旱必禱人疫癘必禱

禱必輙應宋高宗紹興間郡守石公請於朝賜今額既

而歲大旱蝗郡國長吏具神妙化之迹上聞光宗特封

淑惠夫人嘉定間寧宗加封淑惠顯祐夫人兩頒勅命

兼籍以田供奉我朝有司因之歲凡三祭暮春時節郡

人皆具牲醴祀而遊焉出壓境界八景首稱風光山水

之娱雖接乎目而洋洋如在之誠實肅於心此神超凡

入聖之由與光朝今代崇重敬仰之大槩也成化丙午歲予寓恩城州因服巨勝子丸病熱熾甚十日不食焚香遠禱夜五鼓夢神繞牀三匝而去次夜二鼓夢一人執鐵鍬剗開予胷取火約一升病即瘥抵家就祀見廟所塑侍者與夢中執鐵鍬形貌似神之靈應如此弘治甲寅歲叅戎前都督毛公以文武全才出鎮潯陽禮接儒紳與予為文字交暇談巨勝丸因備達前事公異之適公久病痰疾禱之果愈遣人奉香幣少牢之祀使還

告以廟宇傾圯公遂發心捐俸圖更新之時郡人廣東少叅任公聞而亦符公志乃語諸市舶太監王公珠池太監陳公同喜助焉掄材僦工重建正殿前堂各三間裝飾神像一新經始於弘治九年正月落成於次年正月公命予記予惟客邸病危感神顯於夢寐救拔重生愧無以報當兹機會又烏敢辭乃曰山川之靈因人而顯亦其人生而正直没而神明斯能付之神雖女流生前必能全四德而抱一真故克感白衣之報没後又能

著靈貺而福斯土斯克副山川之靈之顯也自唐歴今
幾千載而應驗昭如一日璽勅煥龍文之光禋祀綿血
食之享士庶恣舞雩詠歌之樂葢與山川同乎佳勝之
天也有非淫祀漫浪不經可比祭法云能禦大災捍大
患則祀之豈虛文哉但殿亭年久興廢不一理勢自然
令又獲參戎諸公重為高大視昔有加氣象雄偉皆衆
心一念之誠非迫於不得不然予敢摭其實以為後之
君子告尚兾修葺美輪美奐於無窮也是為記

桂林城隍廟碑　　程廷珙

皇明混一之初既嘗褒封天下諸郡邑城隍隆名高爵畀數不一而足尋正其號惟曰城隍之神者事以禮也廣右有城隍廟歳久敝壞弘治癸丑司香火道士具啟於靖江王殿下慨然曰是恒所為主其祀與山川並禮神也神以廟寧廟之修毋傷民力百爾材木之需其悉取諸府中又顧謂護衛指揮許良曰女其董厥工良曰敢不敬承遂取所需鳩工葺治之歴乙卯告成良來謁

且具述睿旨以告琪歎曰大哉王言乎一哉王心乎祀而克享於神審矣顧惟百僚心或未一則未知所以格神者琪竊為懼焉良問曰格神明有道乎琪曰有以人合神而已矣夫城以扞外衛內而隍以維護於城則有保障之道者神也而人道與神合焉昔尹鐸為晉陽先保障後繭絲而民以安唐邕在齊鹵悉寬伏齊人目為長城若此者其皆人城歟人而城則人之道與神合而格之者在是矣廣右地多夸寇民罹荼毒職保民者章

甫武弁同心共濟仁廉以附衆經略以威遠而民有人城之倚則有格神之道而祀也神匪直歆之且將陰隲而福之唯影響其或脂韋澳涊干戈蕭牆以自壞其人城則無道以格於神而祀也神匪直不歆之且將陰譴而禍之亦惟影響神視人禍福而人不自求禍福者恒衆珙竊為懼焉良起曰斯言也有勸戒之義可以記是廟矣珙曰諾遂為記

陳崇儀廟碑　　包　裕

人臣之許國惟盡其忠之在已而利鈍成敗係於天者有不可必也幸而事集功成身與名俱顯安富尊榮不幸事僨身危則忠正剛烈之氣凝結宇宙間逼青冥貫白日君蒿悽慘自有以使人敬畏奉承而廟食無窮不偶然也宋廣西崇儀陳公諱曙先為廣東路鈐轄皇祐四年五月儂智高叛逆犯邕横龔諸州侵擾日甚公部裨殿直袁用輩聞狄武襄公將至欲先時擅功固請出師公曰賊勢方鋭未可與爭鋒候狄公至同謀擊之賊

不足平也用不聽命遂潰於崑崙關遁去狄至誅袁用輩公亦遇害焉是日陰晦不明軍民荷公德澤者以終非其罪奔走悲號相與立祠祀之狄後亦原其忠而致祭焉乾道元年東坡蘇公軾南遷惠州貽書張經略述公之忠勇奏贈崇儀使隆興初復賜額忠愍迄今幾四百年矣先是祠宇僻在委巷隘陋且年久湮圮弘治己未夏六月桂衛長王輔白於鎮守太監張公瑄乃慨然歎曰朝廷崇奬忠義祀典有加矧神之靈貺若此其可

忽乎遂命府衛相視址界改觀乎通衢午向前迎天馬後枕象峰侯嶺尭山對峙左右視前在委巷者不侔也於是鳩工庀材仍舊貫而增𡍩之肇工於是年秋七月朔落成於次年庚申冬十一月是役也不告支公帑不勞民力寔由至旻募衆緣而襄成之其用心亦勤矣哉故事有文以紀肇成之歲月襄事者之姓氏將勒諸貞珉用垂不朽至旻同鄉進士李鳳過徼裕言為記書此以復

狀元王公祠碑

海嶽鳩靈山川毓秀豪傑之士挺生於其間以文章忠義顯著於時者是蓋天地之正氣滃蒸於川嶽所鍾不偶然也故詩詠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史載眉山鬱秀二蘇出焉吁孰謂人傑之生不本於地靈也哉若宋狀元王公世則桂之永福人也世居邑之華蓋山下隋大業間有雙鳳巢山頂百鳥羣集宋建隆初鳳復來巢因改華蓋山為鳳巢山而公應瑞生焉公端重秀穎異常詞

翰出人意表氣葢一時太平興國八年鄉薦之禮部試
大廷時得二百三十有九人公裒然首魁天下太宗時
幸金明池乃宴公等於瓊林苑進士賜宴自公始也後
公以政最進居諫垣時太平有事交趾擢右正言使往
覘其國公至彼嚴夷夏之分贈遺無所受遠人懷畏及
還條陳事迹及山川形勝上之太宗嘉其忠清與蘇易
簡輩進直史館恩禮優渥淳化二年公以帝在位久自
楚王元佐廢儲貳未立語同列曰今日之事孰有大於

此者乎乃帥馮拯尹黄裳輩伏闕上疏忠憤激烈言甚切直太宗大怒遂罷公館職與馮拯等俱斥之嶺南公知象州夫公之清聲雅望與吕文穆諸公同時並美孰意公竟以是弗克大用於時也惜哉正統丁卯郡守姑蘇吴侯惠始為公建狀元坊以旌顯之後坊燬於兵燹扁置囹圄中殆今六十餘年矣正德庚午泰和劉侯啟來宰是邑清滁崇祀先賢遂慨然以興復為己任乃卜學宫之右鳳巢山之下即公之故居鳩工庀材築基建

祠制度雅素規模渾堅深有慰於鄉人之景仰也經始於是年十月落成於翌年辛未四月是役也材市於商工出於募分豪不擾於民矧又得守倘魯君宗貴邑博馬榮慕僚祝麟相與贊襄所以事易集而功易成也嗚呼鳳鳥世不常有之物也自隋大業至宋建隆幾五百年兩至其邑而生公自建隆迄今又五百餘年矣天運循環列聖繼作治教休明九苞五采之瑞將不至於斯乎其間必有文章忠義名世如公者出焉此予之記不

惟表斯祠之創建以顯山川人物之盛抑亦有望於斯鳳之再至而鍾吾鄉邦無窮之瑞也邪生員張顥朱會輩致狀請予記將勒諸貞珉期與張曲江唐質肅馮三元之祠同侈美於永久焉敬書此以復

桂林五賢祠碑

桂山巍峨灕水瀅澈寔天地之正氣流行滃蒸於其中煇光秀發小則洩之於庶物大則洩之於賢才其為物也珍其為人也秀昌黎先生謂衡山之南白金丹砂英

乳諸物不足以當其竒意必有魁竒忠信材德之士生於其間南軒先生亦謂桂之山抜水清士多秀美孰謂五賢之生有不本於山川之正氣所鍾歟按誌傳曹公鄴桂之陽朔人登進士當唐宣宗朝嘗因詩諷諫多所裨益學士韋澳薦其才官至吏部侍郎有詩名趙公觀文臨桂人唐乾寧二年昭宗試以觀人文化成天下賦遂魁天下士時中官劉季述輩專横公以為言忤時相崔胤意謝病歸終翰林侍讀宋王公世則永福人太平

興國八年狀元及第宴瓊林苑進士錫宴瓊林自公始
淳化初擢右正言使交阯還條事迹及山川形勢上之
進直史館與馮拯輩請建儲貳言剴切太宗怒落館職
出知象州唐公介興安人仁宗朝為御史裏行劾張堯
佐因糾文彦博以燈籠錦賂貴妃致相位帝怒謫英州
別駕晚參大政謚質肅陶公崇全州人十歲能文登進
士詔試館職理宗在潛邸為講讀官及即位首陳保業
謹微慎獨持久之說又陳修武備厚民生厲士氣數事

與時相史彌遠忤出知信州卒贈特進謚文肅有澈齋集藏於家吁之數君子之賢謂不鍾於天地之正氣者能然乎哉正德壬申三月左布政使沈公林按察使周公進隆因修臨桂廟學訖工咸慨歎曰桂之五賢或才擅詞林或名魁天下或直貫金石天下士也我輩其可不加之意乎欲於郡庠文廟戟門西立祠祀之同請於巡按監察御史舒公晟曰是吾志也遂命鎮撫許滙縣丞曾順董役惟勤惟慎芟翳去礫滌塵塗墁牕有櫺門

有扉皆有級丹雘黝堊煥然一新設立牌位几筵於中以妥神揳不崇不卑雅有制度神之靈洋洋在上凛有生氣顔其扁曰桂林五賢祠知府王侯壽帥僚屬致祭歲以為常是舉也不惟使諸生朝夕觀省論其世而師其人抑將使邦人來者必謁過者必式而斯文增重其尊賢厚俗之意何其盛矣哉許濂曾順鳩工礱石偕教授潘節訓導搨鳳章酈相帥生員呉祕白讚潘鈺費顒輩過徵裕言勒諸石用昭永久敢僭書此以復舒公字

孔暘饒之安仁人沈公字材美吳之長洲人周公字紹立福之莆田人俱進士廉明公恕各敭歷中外多善政此其一也

全州名宦鄉賢祠碑　蔣冕

弘治中有旨令天下郡邑各建名宦鄉賢祠以為世勸吾全僻在一隅茫然不知奉行此旨者垂二十年逮正德末廣西按察副使大庾劉君節督學涖全惓惓祗承德意相地於學西稍南爽塏軒豁以揭虔妥靈惟此為

宜也檄知州章諍市材僦匠左右各建祠四楹祠前東西各有夾室其外總為一門以便守奉左以祀名宦則自宋刺史柳公開而下凡若干人右以祀鄉賢則自宋孝子朱公道誠而下凡若干人名宦以爵鄉賢以齒每歲春秋丁祭後三日州之守貳率學之師生行禮祠既落成君以書畀判官鄧能秀上京師請記於予且曰是為此舉其於扶世導民竊有志焉特恐去取或茍甚者上下相蒙是非未必一一盡出於公祀非所宜祀而無

以服乎人心則非惟不能勸祇益以致議焉抑何以仰成德意哉今夫宦於其地而去後見思是之謂名宦生於其鄉而衆共稱賢是之謂鄉賢若文翁之祀於蜀郡朱邑之祀於桐鄉皆名宦也其宦業何如邪凡有道有德教於其鄉者沒則祭於瞽宗鄉先生沒則祭之於社皆鄉賢也其賢德何如邪名宦如是而祠之則凡仕而居官者孰不勸乎鄉賢如是而祠之則凡生而居鄉者亦孰不勸乎崇先正以示軌範於後之人禮行於一堂

而有以風動乎一郡扶世導民其所關繫非小小也而可以不慎哉予復書曰君之言是也予雖衰耄亦當黽勉執筆以著君志其敢以不文辭書纔達而君以陞任去二祠雖建祠事久猶未舉子尋亦得謝歸督學僉事瓊山唐君胄課士來全銳意緒成劉君之志屬知州沈尚經同知張華因祠之舊稍加修飾乃製神主卜日奉安一切規約悉如劉君舊所定者其神位視舊或不無增損之殊則劉君昔日之書固已丁寧其說凡主祀事

如守貳師儒者誠不可以不慎也守貳師儒慎之於推擇之初去取一無所茍公是公非下不得以蔽乎上則雖子孫自譽其父祖以為宜在此奉祀之列衆人亦莫不翕然宜之雖欲致議亦孰得而議之此又唐君之切戒也唐君未竟其事亦尋以陞任去久之僉事香山黄君佐以翰林編修來督學政尤孳孳以扶世導民為己任既表異孝子貞婦之閭而於名宦鄉賢二祠尤致慎而不茍公是公非無少假貸視劉唐二君益加嚴矣嗟

乎任承流宣化之責者凡所以扶世牖民以導揚上德豈必家至而户喻哉本之教化樹之風聲待其覿之於目而概之於心殆有惕然於中而不能自已焉者固無事乎繁條格嚴法禁而後人知所勸也予故不得不終記之以表章三君維持世教之盛心知州林元秩祇承規約惴惴焉惟弗慎是懼判官羅尚義學正周倫訓導陳嘉猷盧德章亦無敢不祇且慎事得附書

平樂三賢祠碑　　祝鑾

粤稽有宋以言謫昭州者吾得三賢焉華陽范公祖禹常州鄒忠公浩澹菴胡公銓載諸乘可考也今廣西之平樂即古之昭州也而三公之名迄今炳炳與桂嶺紫山爭高足以摧奸鋒而定國是豈泛泛逐時低昂者伍哉廣西右參政鄒君輗即忠公十五世孫也嘉靖丙戌夏六月行部至昭乃覽舊帙搜往蹟愀然挹公於羹牆間惟舊有祠在龍興觀之東鞠為茂草久矣爰即鳳凰山之陬捐己俸為祠以祀鄒公范公居中胡公右焉蓋

三公之學術既同其氣節又同流風餘韻百世無斁廟食兹土於法為宜亦所以揚前喆之休立人臣之軌興仰止之心而振習俗之敝旬宣之職顧不當爾邪瞻拜之餘聿符厥志於是郡守龍子大有請紀其事遂書其略為來者驗焉

橫州伏波廟碑　　蔣山卿

古之豪傑任大事而立竒功足以利國家而垂永久者其大致有三曰幾曰忠曰智而神存乎其間當炎漢中

興赤符再啟光武提一旅之師掃除萑賊芟刈羣雄恢復舊物如取之掌於時徵側以孱然一女子掉弄甲兵於荒服之外漢方棄置不顧將軍知時不可失毅然請往帝不可抑衆不可撓此則乘時應會而先奪其心者也夫是之謂幾交趾隅絶嶺海深入百粵漢之士馬往往冒炎蒸觸瘴霧物故過半人鮮輕入將軍獨犯難不顧督樓船之士卒跨海而進破賊於浪泊之上此則蹇蹇匪躬志死國事者也是之謂忠及誅徵側餘黨悉平

驅逐酋鹵而還之故地界嶺分茅標題銅柱以限南北此則識度超邁處置得宜籌算計略已巋然為不世之規矣是之謂智嗚呼方將軍之請行也帝已老之及據鞍上馬之時則已判然有分茅之志樓船南下指揮所及風行草偃南北之分迄今所向如故千百年來交人顧視銅柱信如蓍龜終不敢踰跬步以爭尺寸之地自非有神以寓乎其間烏能然哉迹其平生學問嘗感激思自奮拔以樹功名於世凡語之曰女大器當晚成良

工不示人以樸旣遨遊隴蜀知不足與共大事一見光武而識帝王之眞從容數語臣主契合遂傾心北向攀鱗附翼以有爵土而漢家事業終亦賴之無負於君擇臣臣亦擇君之說是豈區區淺淺為小丈夫者之所能及哉將軍有廟在横州烏蠻灘之北涯所謂以死勤事以勞定國於法所當祀者茲土之人歲時伏臘必禱焉水旱札瘥必禱焉諸往來者亦血薦惟謹歲丁亥十二月總制尚書都御史新建伯王公來治思田事過謁祠

下慨歎卑陋不稱顯名爰命州府增飾棟宇作而新之初事庀材有大木二湍流湧抱自出灘下人皆以為神明年戊子二月廟成郡守蔣山卿敬書其事以詔來世是役也馮推官衡實經始之州判姜璉亦有勞焉是不可以不附故附

陸川名宦鄉賢祠碑　　倫詔

嘉靖丁亥秋陸川名宦鄉賢祠成先是禮部奏准通行天下而欽差提督學校宗主唐申諭各府州縣有司奉

行惟謹葢表彰賢哲以風勵將來甚盛典也陸川邑漢合浦縣地屬越州唐屬容州宋仍唐舊至國朝洪武十年始隸鬱林當兩廣交會之衝有妙墹温泉之秀風俗漸美人才日興葢自漢唐宋以來食禄是邑而政教可稱生長是土而才行可録第以屢扼兵變記載弗詳考諸舊志如名宦則有道州吳庸以宋淳熈特科為簿尉適李接倡亂統兵禦之凡六戰衆寡不敵歿於陣死節與日月爭光帥劉焞上其事贈承事郎仍官其子我朝

洪武初長沙王麟以卓犖之才筮仕邑丞興創之初能
阜民利秩滿之日保陞邑長泉州莊概成化乙巳授尹
來任簡易近民六事畢舉九載榮歸民不忍舍臨安郎
珍弘治乙丑拜官邑宰廉明仁愛修學築城七載解綬
民皆感仰南海彭金職雖縣尉志存經濟催科不尅民
留去思嗚呼宦蹟有名聞者固不止此而此數君子則
遺愛之在民心者也如鄉賢則油鳳以洪武丁卯登鄉
進士初授肇慶貳守而德政感孚後改諒江州守而士

民受戴揚啟發身賢科職任同府初涖廣州而政事不苛繼至瓊郡而廉明昭著麗經則文學俱優師儒不忝鄉薦政事長於別駕嗚呼人才有譽望者固不止此而此數君子則賢聲之尤顯者也名宦鄉賢生有功德於世歿當廟食不朽葢功德自有公論焉耳前令以邑僻一方漫不加意比龍川何侯至展誠釋奠畢慨然歎曰十室之邑猶有忠信是邑雖小豈無賢哲乃奉宗主條約廉得來宦與鄉宦之可敬畏而足垂範者若干人題

其姓名官秩於木牌以表其賢欲分為二祠而學地狹隘求之他又非崇重之所以是移竪學門於明倫堂之東面然後闢地於明倫堂之西面擇材庀工併名宦鄉賢而一之創於是歲之春迄於秋七月而祠宇始翼翼矣神棲既奠祀事攸行勒諸金石以告後人徵文於詔詔曰同堂享祭毋拘於迹毋泥於勢而惟其功德之相若曰之數賢者世之相後不止百年地之相去千有餘里雖仕路有遐邇遭際有險夷而發迹崇卑之頓異其

功其德均無愧於天下後世矣俎豆登降之間不識觀者亦為之動容乎庸書此以復伍侯之命是為記

四賢祠碑　林富

省吾子曰余總軍務制兩廣慨惟治理若斯之難也喟然思古名臣上下其人而歷數前聞迹其行事漢以上無可稱述唐之時有元結孔戣宋之時有余靖張栻者亦僅僅數人自餘樓船戰伐之將典州列郡之吏仗節死義之士遷徙放逐之臣耳其功業文辭不少概見何

哉豈固以遐方鄙遺瘴霧炎毒人所惴恐而當時賢能俊傑有權力者皆珍重愛護足迹罕至邪無怪乎風氣之不開人文之不著治化之不廣且淡也奇異紛葩瓌麗徒盛而材能弗獲其用也貨物賦歛雖繁而中國弗被其利乎於乎可歎哉我太祖高皇帝因元之舊並置兩藩簡賢任能與中土埒而節帥特重於他鎮於是鉅儒碩輔良將循牧彬彬乎踵至焉今日兩藩所以獨盛於前代者有由然哉余不佞久濫兹土往來藩東西踰

越山川察知風俗而其間尚有未盡雅化者轉移感動
之機謂不由於管化樞之極者邪常欲興禮修墜以風
厲此邦乃命有司數問長老通人考求今之名賢善政
猶存德音未泯者廟而祀焉於是有司進而言曰都御
史陽明王公撫平思田不以兵力興起斯文倡率士類
近事有徵厥所宜祀者與曰異哉不猶有干城之宣力
屏翰之遺愛乎又進而言曰都督山公用兵無敵威信
在人方伯舒公守節清苦愛人盡己生有令聞没有餘

思厥所宜祀者與曰休哉不猶有鎮撫四夷定國家安社稷者乎曰尚書東山劉公昔鎮於兹德行人化夷夏感懷文武惟用出入有立身無疑行人無間言厥所宜祀者與曰至哉蔑以加矣惟陽明公余嘗接聞議論奉以周旋其辯博雄偉識見超卓龍乘風雲變化莫測者邪山將軍勇而正舒方伯介而樸余每聞人誦說而想見其為人山如深林巨谷中藏虎豹舒如清冰出壑寒氣逼人矣東山在朝余猶及睹其象貌直而不挺曲而

不撓譬之大鐘九鼎廟堂增重青天白日萬民所望也於乎皆足以垂不朽矣夫是舉也襃表功德維持世道視化勸後也孰敢阿其所好而自私哉後之君子尚毋忽諸

重修慶元伯祠碑　　應良

弘治初元孝皇追維孝穆皇太后恩慈罔極推原所自出封其父李公為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禄大夫柱國慶元伯謚曰端僖母唐氏為伯夫人維伯曁夫人皆廣

西平樂府賀縣桂嶺鄉之龍塘村人於時有詔建祠歲以春秋享前廵按御史三衢鄭公維垣實肇厥功度地西門外一里許西山藥師寺之右規制閎整迄今餘四十年扃鑰非時垣廡皆圮狼夻雜居瀆亂失經神不顧歆邦人鬱吁弗忍正視嘉靖十一年冬今廵按御史江寧鄭公廉至徧歷五管一新百度還駐省城會考庶政既嚴修文廟曁諸學宫一日謁祠愍然動容慼然若罔攸措躬屬藩臬羣有司公會公若曰於乎維我高皇統

天大孝明德睦親首封揚主錫典明禋維列聖世孝維
孝皇以孝敬稱天作謚侗念先孝穆太后罔報生前追
崇厥先封厥考妣昭示典禮協諸大義永言孝思孝思
維則於維欽哉維我皇上孝格皇天盛德大備祀典尤
嚴矧茲民社疇敢弗虔以干明憲公若曰維廣西山川
深窅廣邈峭奇清冽堯山虞廟蘊靈儲祥歷四千年慶
鍾孝穆嬪於憲祖誕育孝皇聖躬親賢樂利澤於無窮
慶元之封錫類維何敢不虔事僉曰唯惟公法言於是

裒材商功擇官敦事凡垣宇楝楹之圮敗撓折者瓴甓丹雘之疎漏漶漫者神位祭器之缺刓不中儀式者悠焉改觀肅然孔嚴又禁其扃鑰以畀藥師僧俾專守之有司時祭焉落成之日薦紳髦士登敬其所祥飈靈雲肸蠁若臨耄稚相攜舉手加額孝忠之思油然以興臣子之節不勵而勸公於是舉可謂誠心動物禮讓為治者矣大夫士僉曰宜勒石於祠以永世守而屬良紀成績惟夫子燕居縱言及於禮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

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維聖人在上以禮樂治天
下至於憲臣志存忠敬以擴化基嶺海遐陬奮庸興起
蓋雖一祠之修而我皇明治教之隆係焉良不斂然嘗
從史氏後是宜特書昭垂世世

粤西文載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粤西文載卷四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鈴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貢生臣黄　譽

粵西文載卷四十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碑文祠廟

重修太平知府端敏胡公祠堂碑

張瀚

有明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端敏胡公浙之仁和人倜儻瑰瑋精研道腴蚤有志於經濟起家進士正德間由

南部郎出守太平以治行卓異進江西按察副使蕩平東鄉諸盜時宸濠陰蓄異志公上疏發其隱謂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江右大可虞不在諸盜濠怒誣公離間親王逮繫京師榜掠阽死言官交章論救得戍遼陽濠反伏誅値世廟繼統名起行閒拜按察使洊歷臺省列卿左都御史改兵部尚書加宮保公以十事要說大意欲簡閱團營宿勁兵京師謹防北方又勸上親賢講學遠娼疾絕嬖幸憂深慮遠顧以切直犯忌諱不盡用

尋謝病乞骸骨章數上迺許馳驛未幾復召起適無疾
卒於家儼然衣冠危坐不仆余時為諸生每望見顔色
聆論議所聞平生經歴皆卒卒未究其志惟太平最久
無負於民死而有知猶依棲麗江百粤間也頃余承乏
蒼梧亟訪郡中果建有祠歲時烝嘗不失問政蹟則故
老相傳謂為廉明博大在郡勸學興禮築城壺關綏柔
土夷功德不可殫紀乃作而歎曰嗟乎士君子所至策
立勲業行德濟世豈希冀聲聞當時報酬身後哉天地

萬物本吾一體分誼當為時勢不可已凡以盡其心事其事吾何得而與焉惟澤在生民功施社稷維繫人心自不可解則報祀之典所由義起而非其立德立功之初心也公昔有言殆亦自歉未免撝謙無已豈意民心歷久不忘洋洋俎豆之存適契其依依故民之戀非夫精誠上下感應孚孿無俟勉彊若是邪今江右有祠吾浙有祠公所謂不足人愈多之稱頌勳伐尤彰明較著至所自信若太平郡治能無想見循良偉績入人深遺

思遠哉茲郡之祠信不容已矣夫表先哲以勸官師存遺惠以惇風教固憲臣奉揚明命之職亦一時共事同心乃檄郡修飾棟宇嚴潔祠事仍記憶大略勒諸貞珉俾瞻拜祠下者知所愛慕垂世無窮云

三功祠碑　黄芳

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將帥者三軍之司命國之所係以休戚存亡者也嶺南自秦政失馭隔為殊域漢興武帥奮庸前有路伏波博德後有馬伏波援至

宋又有狄武襄公青此皆赫然以勳烈顯百世之下秩祀而無替馬博德當武帝時與樓船將軍楊僕擊南粤僕軍東南摧鋒陷堅而博德所將僅千餘人多方招徠功顧百之可謂得綏遠之仁援佐光武奉命討徵側將二萬人涉數千里若拉枯朽所過繕城郭穿渠以利民申明約束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者二千年可謂得經略之宜青機敏沉毅宋皇祐間儂賊叛亂嶺表震疊而能以番落騎絶險破之拔身戎行名動華夏可謂折衝

之勇夫三子者克敵之功同而所就各異青勇以致義博德仁以濟威而援也政以弘澤要之各有攸當焉儂賊暴强巳甚戰不力則大事僨矣故貴剛克兵瞬息萬變上首功者或反堅敵儂既敗粤人因乘其釁而招之此以不殺止殺也故貴柔克兵戒戰勝生驕闊略後事每啟他釁援獨不鄙其民而經制之與之更生是兼二子之長而又有終也夫政不足而後有刑刑不足而後有兵兵巳矣以政終焉所以生之也援其最優矣乎或

曰青以後事付孫沔不欲專其美博德綏定事史略其文二子葢無愧於援也理或然歟梧城東舊有尉遲敬德廟太守周任改祀三子名三功祠致仕太守石君邦柱屬芳記芳故繹其實以詔後人俾知三子所以為功匪酷烈多殺之為貴也

潯州城隍廟碑　　王貞吉

城隍之神為一方主宰廟所以棲神靈而錫福庇民為一方保障也余始至謁廟見其傾圮之甚愕然不懌嗟

乎神人相依事神若此欲民之安得乎時方議修廟而屈於費醫生王瑀進曰是廟之額多年以募緣修矣今其數籍具在民間可考而知也予乃旁詢而知其為廂民甘崇儉張仁仕李傑謝宥所貯約二十餘金遂令盡出其金以營修之而以王瑀董其事於是後堂中庭易舊增新庭之左右則創廟房各三間其庭與房各建神像房之前為儀門去五丈許為大門以儀門之前多曠地不美觀也復令陰陽官蒙俸諭諸巫者各出磚瓦木

植等料門左右復創廊房各三間俾奉廟祀而往來祭禱者各有所止董其事則仍瑀也方是役之興也是為壬寅四月民有失火者來告予曰此祟火也每歲延燒百餘家𢕟人若此久矣予乃詣廟祝神自是祟火遂熄是年春夏旱予禱神即雨越明年癸卯如之又明年甲辰亦如之歲用豐和民吏俱安父老俱言先時未有葢修廟之應也予曰然人神則一感應寧無然廟之修也爾民之力也爾民之財也則所以感神者爾民也予何

德之有廟成遂記其事以告後之君子庶知神之靈而加意於廟也

潯州四公祠碑

成化初年潯州地方峽賊猖獗頼韓公勦平未幾遺種復興稔惡甚久嘉靖十八年幸我蔡公提兵盡勦潯始太平既而又聞征交之役民間胥謂永樂年間王師征安南潯以近郡隨征餽糧軍民十斃八九是役吾其不免頼我毛公蔡公臨邊猾㓙遂稱臣納貢不侯戎衣某

等今日得更生者二公力也方圖久庇而二公乃遠去攀轅莫及欲建祠像歲時瞻仰以報大恩理合具呈施行等因據此緣係士民誠心理應順從除建祠像外本府查得桂平縣崇姜里原有入官風水塘一口令招人承佃定租銀六兩合歲收入以為整修祠宇之費近府東門城原有官空地二段令招商為鋪定租銀六兩合歲以為春秋祀典之用如此則祠垂永久庶足以慰士民報恩誠心於無窮矣為此令禮房立卷工房并立石

以記其事之始末庶後之閱是祠者得有所考據而興起云

博白縣名宦鄉賢祠碑　李喬木

博白縣舊未有名宦鄉賢祠有之自繆尹始繆尹宰縣之年一日喟然曰昭賢否別鑒戒治之始也白雖荒遐民社之寄均名宦鄉賢前此豈無其人乎抑有之而未表章者乎於是考圖稽籍文獻是徵蒐輯故實修成縣志而得名宦六鄉賢四萃為一祠祀之所以寓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之意也祠居縣治西堂三間為行禮之所廊廡堦墀大門儀門悉倣官府之制繚以周垣通以大道剏建於癸卯冬落成於甲辰秋規制可觀昔無今有而求記於予予攷之龎孝泰之忠義自許趙奎之愛民如子冼積中之仁惠為政楚偃之勸民耕織徐𪓟之力戰死節泰懷忠之平反寃獄趙惟清之以禮為教李時亮劉勝呉原正亦皆遺德在人不可泯者時有先後賢無古今立祠設位春秋血食葢有合乎祀典之義也後

之宦於斯生於斯懷見賢思齊之心而勃然興起則其應祀之數又豈止於此哉是為記

海棠祠碑　　吳時來

海棠祠祀宋臣淮海先生秦觀也在橫州郊西之海棠橋側即先生故所寓地後人高先生之風為亭其上又改為書院實於祀典未載初橫人以先生風義有益於其鄉之人合祀於時祀先生於鄉賢議者以事先生不宜以鄉乃又祀於名宦既又以先生編管也處非所據

於神未安二者皆非所以康先生也推先生之志即生而血食之將舍而棄去復奚後之祀不祀奚邪從後觀之謂先生為橫人可也莫土非吾也謂先生為名宦可也人有餘思也嘉靖乙卯南海高君士楠來守州事因亭宇圮壞方積需謀為修之適先生之後人有泰某者以靈山丞過橫復以請於高君乃為之立棟宇築垣牆將迎先生主祠其中於是議專祀今之論先生者曰詞人詞人甚又沉迷禪旨以寫佛書為傲者所乘致流竄

無窮日吁誰從而論先生之世耶先生初為編修與蜀黨諸君子忤時宰章惇輩乃御史劉拯承意劾其修實録詆誣被謫虔州實與范祖禹諸人同既而以寫佛書徙柳州既而徙橫州徙雷州葢戛戛乎靡有寧處唐宋以來高明摽厲之士半入禪家而趙清獻二蘇公黃魯直諸人乃其尤者豈學道未純而好高異之心易投難拔亦不覺其深入歟及觀逆旅集海棠詞有本無本等語乃知先生之參禪皆其居困之時借以解外紛以舒

其抑鬱無聊之意而實未嘗有害於吾道也若致患之因即不寫佛書其遷徙猶是也不究元祐碑中諸黨人寧獨少游邪乃為之歌曰

歐歔肪腈宅南方臭肥滅鼻幽以芳山澄水碧清夜光奎婁錯落爍文章舌筆之吐離毫芒危難之安思所傷委命大郭託醉鄉含芭元極淵潢洋闃閟靈室酡崇岡風流後嗣宜久長

遺忠祠碑　　董傳策

遺忠祠祀故德慶州官松軒陳公其仲子郡守君伯言
搆於家者也先是羅傍賊熾數患苦諸州邑公少機警
業捧檄倅州遂提偏師入既諜輅摧折之廼建議白上
官稍寛約束設墟場令與民為互市時烏紗宵人計無
靡羨復相煽撓公法公輒奏記監司請殪其渠帥不許
賊覘喋深銜之間嗾衆徒黨環甲起市中出公不意公
猶殊死戰竟死有司議請卹典方事殷未遑也會兵部
尚書餘姚王公建節平蠻隨擒賊函其首酹公無何以

公祀忠景祠嘉靖中郡守君舉進士為尚書郎朝廷始
贈公如其子官璽書有挺身狥職以死勤事語於是公
之忠益章章然褎顯矣公子若孫浸繁昌家子邑令君
伯常既創家廟歲時秉祀惟䖍乃郡守君靡瞻之思顧
謂公之忠實敷遺後人休宜特表著之肅俟錫命眙佚
典遂別構祠為堂三楹塑公神像於中刻制詞扁之堂
繚以門垣殿之寢室鳩簷疏梲績櫨啓楣撅塗堊墍繕
形髤籍枑蟻悉如禮大夫祠制其剞劂殊爽覬額曰遺

忠遺之為言貽也忠貽而祠之榮上賜也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茲不忠矣經始歲戊午夏越明年歲己未冬祠成鄉大夫耆老若生徒輩相率慶成事且為徵言記之永遺忠也公諱琚字宗玉世家粵西南寧郡之里祠在其右董子曰余紀陳氏遺忠祠蓋徵忠孝大指云夫人臣事君食焉不避其難義也苟裨民社雖艱虞不遑恤焉及其可死則死之殆非有所為而為凡以不欺其心爾故貞婦死適士死志王臣死職守土之臣死封疆為

人臣者無以有已為人子者無以有已斯所謂天地賦物之良心時出之而安汝止者邪夫學士大夫讀史至義烈志所為忠其君未嘗不憤然三復流涕也一旦任國家事輒復遷延顧望展轉為自全計或巧避其難思貽之人人獨小吏哉松軒公雖死庶幾不欺其心矣古者大夫士各有廟中世易之以祠然祠不備制祀不成享其於報本追遠之心幾闕焉夫孝子之於親有善惟恐其不揚也親有善揚之惟恐其不永也若郡守君昆

弟可謂能孝其卒成公之忠與卿大夫耆老同宜懽然愛慕之諸生徒又景鄉先輩風烈俾良心油然生焉公之祠可無貽永永哉嗟乎人臣咸若時何患乎無孝子矣或以食報徵公之忠無亦淺之乎紀公哉

慶遠府城隍廟碑　　徐濬

宜之城隍在府治之東有廟而無寢殿制度闕焉葢郡設邊徼即官府舍猶陋也況於神所棲公以洛中豪俊來守是邦諸務采錯事用夏變夷期與中州齒百廢具

興神人胥悅既修城隍其棟楹梁桷之撓折者易以良材上甓旁垣丹青粉飾罔不飭治復作寢廟於其後前為對越亭翼兩序以司於是殿舍中嚴宿齋有廬拜瞻有次郡人來觀謂數百年之廟制自今完請余記之蓋聞古者民興於禮樂今者民嚴於鬼神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也古今異矣自先王既遠禮樂之教微民始以是非之心惟神所制懼禍福之故耳夫陳說禮樂於人愚者迂悍者怒要之於神雖悍者亦悚然下拜誠懼之

也神之權重矣然禮樂不及而禍福及之民猶不敢偃然為不義是非之心頼以常存則神固人人之心萃而為神其神必靈凡水旱之災兵師疾癘之患有祈必應亦其理然也故坊墉道路馬蠶猫虎之神至微矣世猶迎而祀之况城隍乎今天下府州縣皆得祀其城隍載在令甲然有司率緩視不飭若翟公者可謂知政之所先矣詩云奕奕寢廟君子作之公之心盖幸民不昧於神則是非存三代直道之風可復禮樂其有興焉爾豈

直一寢廟已哉公名濤弘齋其別號也是為記

重建上林縣城隍碑　　闕與張

城隍有廟勝國以前未聞至我朝始著自畿輔而藩服府州縣莫不咸建有司歲時謁祭以為常其初涖任則奉牲帛致誓詞罔敢怠也用是人神受職四海寧謐迄今始知我祖宗制治保邦之遠猷也上林創自唐後為澄州我明興復為上林城池之守有自來矣嘉靖初縣治儒學皆南向而說者言右山太峭表向非宜遂漸易

向惟城隍在南門之西儒學之後仍舊貫焉湫隘卑敝無外户之防民畜將肆踐穢於神甚褻也嘉靖乙丑冬衡陽羅集雲公來守兹邑周視城宇雅志作新據陰陽家說年位弗利事漸寢越三年隆慶戊辰季冬也公以朔詣廟乃集縣之父老子弟若鄉之里甲長謀曰吾之居此三載矣凡士民蒙安恬之福咸神賜也而今門垣宇棟日就圮廢神奚以依即議營建惟財是賴然内帑不可動支也罷民不可再歛也予幸有予之俸金度力

之能為者捐之苟不足汝衆其克繼之乎不欲者不强也民聞之歡曰公為民造福尚不惜俸吾民何愛一錢之利而不竭手足之力乎乃皆子來率作興事即貧固獠蠻亦聞風興起伐木以助其成由戊辰冬迄己巳夏告落成焉門堂宏敞廟貌偉然改觀矣公大喜屬張為之記張不佞敢承公命率有衆而盟諸神曰自公而下至我僚屬與父老子弟其毋謂神之弗知也夫城猶民也城以捍外亦以衛内詩曰毋俾城壞民以奉上亦以

保上詩曰毋俾作慝城壞則寇玩民慝則心離寇玩民
離難以奉神城隍何神民心惟神民心不安事神實難
必也一民飢曰我飢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陷
曰我陷之也一民怨曰我遺之也肫肫然務使民心之
戫固猶城焉則民安之神佑之其所以保乎民者即所
以尊乎神也雖不禱焉祀焉神固諒也公以乙丑冬下
車迨是四稔矣政通人和家給人足淫俗革寇屏息屢
豐年迹其所為可知公久任得民心專意借寇至今逌

得成厥廟噫公非誠意素孚於神人而神固令斯民留公以成斯役也邪因備記之命工刻於麗牲之石以示不朽云

重修貴縣城隍廟碑

鄧朝賓

聖王設險以守國城隍所由創焉有神以主之其來遡矣昔漢高帝以御史周苛守滎陽全節命天下有司附城立祠祀之城隍之祠其昉於此乎我貴城肇築於鬱林郡守陸公績嗣後甃葺禦寇功之最者則刺史謝公

雕州幕僚公元采也國初封城隍神為監察靈公尋正令號嘗攷之祀典能捍大災禦大患者祀之然則城隍祠之建夫豈淫祠例哉葢以其正直忠烈功施於國澤被於民合德天地參贊化機為一方之主宰生靈尤賴以默庇焉者也邑祠歲久傾圮且規制卑隘前令兒宇吳僕謀將搆而新之限於貲費既捐俸遣屬民李化鳩工董繕復給符令其勸募士民共成其美不越歲而工緒可稽堂室嵬峨門廊煥飾規模弘廣神像尊嚴即之

者改心望之者起敬視中州之制相媲美焉吾令喜而語諸僚友曰是足以妥神棲而為吾民具瞻之地矣吾叨玆遷戒行有期日當乞言士夫以紀歲月適今令秀山廖侯下車聿新庶政爰捐俸以修其缺終前功既落成迺請記於予余作而言曰偉哉廟貌之崇尊神之義得矣語曰明則有法律幽則有鬼神城隍之神之責則重且大矣夫神血食一方為民生察民隱善者福之淫者禍之神司其柄也是故有司涖任必矢之於神焉邑

有水旱盜賊必禱焉民有疾癘誣枉必禱焉禱必應以陰騭之者神之至公之心也竊怪世之庸夫罔知愛身自底弗類刑憲必加菑咎必逮乃枉具醴牲以徼福於神豈享而祐之乎即今之郡邑廉吏誰能以貨賄動矣故尼父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固在吾人之自修何如耳烏可瀆媚於神哉雖然聖人深謹復隍之戒當事者能修德以弭災治内以捍外使疆圉完固百姓安堵則神亦將恃以無恐而享廟祀

於萬年矣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又奚可徒藉於神之力之為哉此又在有民社之寄者圖之

桂林郡厲壇碑　吳肇東

我國家憲古為治深仁濊澤亟及寰宇民之疲癃煢獨顛連無告者咸得就官而居食之棲宿有舍贍給有糈收瘞有阡責成所司宣示慈惠俾覆冒之下無一弗得其所復念死無後者靡所依以血食也設壇於郊外聚而祀之歲凡三舉視常典有加主以城隍臨以官長凡

吏民在公者罔不就列義至備也桂林郡厲在望京門外壇壝未置率野設修故事几案一徹而榛莽叢鬱又如故矣無論居止甚或雨弗克享享弗卒事者有之予竊懸焉夫士大夫垂纓結綬豈其寵禄是夸以速化旦夕將為民之主神之依也俯仰兩間操縱萬變而有一民一物之弗遂性分謂何矧受專城之寄處萬里之遥使天子德意壅閼弗宣以為簿書所不責旌别所不及施施焉為弗急之務可乎聖朝崇重祀典微入幽渺匪

直以昭矜恤而儆官邪禁民慝載在令甲凛若天鑒其有關於治化非淺鮮也五嶺素號炎熱風氣與中土殊故其地不能無瘴山峻土瘠雨澤一涸甿圻隨之故其年不能恒豐異時羣蠻出没日尋干戈苦剽掠故其人多斃於鋒鏑此他郡所罕遘而當官所宜深惻者匹夫匹婦一涉含冤猶能速災沴而况悽愴悲恚之懷幽昧鬱結之氣生無所控殁無所歸有不干天和而蠹官政邪予謂桂林舉廢莫此為急廼謀諸臨桂王尹懋中以

贖鍰五十餘金貿材鳩工即故址鼎建之妥神有堂分食有所瞻拜有序治牲有庖繚以周垣衛以重門肇建於萬歷丁丑十一月之廿四日閲八旬而告成無費官帑無庸民力百年曠典忽然一新將不足以宣化理雪幽鬱惕吾官民於滌志飭躬永無鬼責也哉工既訖僉謂歲月不可無紀爰操牘識其槪是役也郡丞梁君直别駕樊君芝李君佳徵司理孫君承南實贊襄之例得并書

蒙縣尉入祠碑　　陳一洙

名宦之有祠所以覺報也凡宦兹土者無論秩之崇卑苟有功德在民如記所稱述者咸得秩而祀之非是族者不得濫焉又所以示勸也萬歷丁丑歲予舉進士拜靈川令既入境周覽城郭甚完詢之土人云兹城巳歷六十餘年所矣是昔縣尉蒙公所築也余心識之巳而釋奠先師畢求所祀鄉賢名宦二祠諸君子姓名旁及邑志秩官表所載俱缺焉靡所考證葢緣靈舊無志世

代遼邈厄於文獻之無徵也既視事諸父老來謁余余揖諸父老曰不佞來尹茲土訪求遺事咨於故實以順民心余事也諸凡造福於爾百姓者悉願聞其姓名庶得奉其遺教以資余蒙鄙焉是所望於父老矣因詢蒙公所以築城狀及其爵里諸父老鮮成化弘治時人中有一老人名全葵者年八十餘矣頓首言曰此我蒙令公所手築以捍吾民者也鄉余無令公何以至今日因泣數行下余為愀然改容細問其故老人曰令公名某

東粤之番禺人當武宗正德間任靈川尉既涖任潔己奉公愛民守法百姓戴之時古田八寨劇賊為梗攻城刼藏剽掠無虛日鄉邑騷動雞犬不得寧焉令公職在巡捕日夜拊循其民籍其壯且勇者訓練之俾悉可受甲時稱百金之士云士皆投石超距無不踴躍感激為令公死者時有賊冲天將者來犯靈城幾陷公率麾下士數百人突圍而出賊遁遂至周家灘斬獲百餘級自是賊畏令公威名相戒不敢復窺我城堡矣賊既退謀

以守者令公覩城堞圮壞歎曰即寇不來若來何以禦之遂捐俸鳩工親運石為衆工倡衆爭先築砌不旬日告成今之靈城即公遺蹟也老人非令公何以有今日自老人弱冠事令公迄今六十年矣同時人俱没惟有老人在時時記憶爾余曩慕令公之為人知其尉靈川時築城捍賊有功德於民甚著而百姓湮没非藉口碑烏能傳信余又烏可不為若報德哉時邑博士李君大復石君大華仝諸弟子翕然稱曰蒙令公有遺澤在靈

今其若之何忘之遂上其狀於督學鍾公公許之余乃諏日潔儀偕諸博士弟子祀公於名宦祠中禮也禮既成靈之士民莫不鼓舞悅服余因有感於公之食報為非偶也公竒偉倜儻有智略出之以忠勇尉靈六載凡所舉措悉中機宜使當大任其所樹立何如顧卒限於一尉不足以盡其所藴亡何且移疾乞休去嘗語人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百世安能俛首一尉局促效轅下駒吾以付諸兒曹矣既而有子長公名諌次公

名詔並以茂才發解東粤長公歷南户部尚書郎次公

舉進士任行人歷陞大中丞提督南贛軍務名位益駸

駸未艾也而公且以次公貴得贈如其官云視靈川尉

時相懸矣顧以公不盡之藴舉以付之大中丞公俾以

施諸靈川者施之天下焉則靈川一尉不重踰九鼎哉

余辱公所舉門下士乃今得奉公於名宦祠中非敢有

所私於公葢為靈人不忘公德之故因祀公以示勸焉

而深有感於公之食報為非偶也遂為之記俾刻諸石

以稔後之來尉兹土者

重建懷忠蘇公祠碑　蘇濬

宋熙寧間余先大夫緘守邕會交人不靖躪欽廉入邕近郊張甚公部署諸卒僅不勝衣日以忠義拊循之而治兵使者推空伍不相援公歎曰封疆之臣有死無貳天之制也吾之命已懸之天矣遂與家人訣諸子曰臣死忠子死孝等耳公復顧長子子元曰若家督也其守先人之祧復顧諸子子明子正曰若其與我同穴遂促

子元歸無何賊傳陴上公舉家三十六人俱自燔死邑人感公義無一從賊者神宗聞之嗟悼易名蔭胄恩有加焉無幾交人復亂忽兵四面集若霆若飈交人驚曰蘇皇城兵至矣遂立解去邑人立廟以祀賜額懷忠蓋特典也後祠就圮因附狄襄惠四公之廟名五公祠云會邑守林公下車諸文學奏記曰按祀典有功於民則祀以死勤事則祀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狄襄惠諸公功臣宜並祀懷忠公以死勤事而且障一方宜專祀林

公然其議遂闢懐忠祠舊址芟之剔之覆之翼之子來者相屬未三月而祠成郡大夫及諸文學屬余紀其事余憶先大夫精魄如在莫莫淒淒蓋血食是邦久矣余何能言余聞邕故鷙悍不習中國之文教宋始用衣冠法度理之然未甚雅馴自懐忠公忠誼所激士爭嚮焉迄於今儁者媢於章木者束於墨道及忠魂義魄且為撫膺而悲覆面而涕雖國家烝烝之範哉而忠誼激發其所靡者漸矣語曰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

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夫死生利害之間重之為千石輕之為一髪此其差數然也今世之求利也甚於求生而怖害也甚於怖死攉門利竇蠅集猿攀一失其意惴惴無人色彼即老死牖下哉然生理已銷亡矣爾多士生忠義之鄉得無感極而思邪因紀其始末而重之以辭辭曰

遊崑崙兮蒼蒼俯靈犀兮湯湯神之來兮彷徨誰憑軾兮螳螂破我斧兮缺斨瞻白雲兮故鄉目欲極兮農桑

耳暫聽兮滄浪蘋為衣兮茘為裳桂為㪸兮水為漿聊容與兮翺翔念此生兮靡短長何以報兮皇皇

潯州重修劉侍御先生祠碑銘

當萬歴初主上冲齡楚臣柄政以予奪死生之權恫喝天下士時則名竄於負扆而郵章於見斗一時逐者之夫且訣之曰保曰衡安福侍御劉公獨抉其深奸而虞其隱禍諤諤錚錚幾數千言卒之無不合券者始柄臣顓擅日久㬇蘖如山親終弗顧巷議弗聞吉水爾瞻鄒

公請借尚方以死爭之二公皆吉安人也棟臣恚二公甚箠掠無完膚而後先戍之邊徼一時同里諸君子與二公善者俱盡遷謫以去當是時吉之直聲幾震天下余獨謂劉公之疏治之將病者也望色而施鍼觀神而調息其慮先而其治也易鄒公之疏治之已病者也陰陽交攻附喙迭用其時亟而其治也難然向使劉公之言獲信萬一賁曲突徙薪之策尚安有焦頭爛額之禍邪則劉公尤處其難矣當劉公初入潯博士家爭齮之

公亦喜為譚說先民軌可接軫而呂無停音也居亡何公暴卒二蒼頭繼卒僅餘一弱息旅槖蕭然郡大夫江公萬仞捐資為斂復從諸文學請立祠顓祀以寄思云余入潯州謁公祠諸文學從余有潸然涕者不覺松陰漠漠鳥語啾啾余亦為之愴然悲也嗟夫大丈夫死等耳或觸雷霆探驪珠焉而死或齧白刃潤野草焉而死或不勝悁忿抱石沉淵焉而死或屐巘甘穽招壓焉而死或據梧誦經委化焉而死或囹圄焉而死或顛兎蹲烏

西崦已沉老妻子牖下焉而死或寄寓四方餐風枕露隨所之焉而死夫死生人所時有也余於公乎何悲余所悲者公之志耳當權臣奪魄睿謨日恢乾綱挈於上坤軸順於下曩時鄙爾瞻諸君子為權臣所齮齕者夕臥鐵衣朝膺彤錫早羣棊豎暮徵蒲輪而諸君子亦各抒其胸中以自表見或結剿而陳補衮之箴或昌言而搜憑城之慝揭表樹標昭昭然為的而從之而公獨與權臣同月同日同歸於盡縱造物者固有深意而半生

壯志竟託遺編毋亦令忿懣悲歌之士有未能釋然者邪余又聞之郡守江公云公冡子孟銑從公戍所磊塊有正骨必大其聲今孟銑君萬里間關拜公遺廟臺使者交檄郡邑葺舊祠而新焉潯之多士靡不加額者嘻公其不歿哉因為之銘銘曰

九萬里兮帝閽心摇摇兮罔闢跨豐隆兮弭節聽寒螢兮斷魂望潯山兮盤白石去洞天兮咫尺神之來兮繹繹沂潯川兮珠聯濯玉魄兮嬋娟神之來兮翩翩彼蒼

兮悠悠萬古兮一邱芝爲車兮容與龍爲友兮吏猶不言兮挑李肸蠁兮春秋

府江兵憲茅公生祠碑　孫有敷

歸安茅公之視府江也事在嘉靖壬子間云至今上辛卯余謬以蒼梧之役往來府江道中習聞其事迺若干年方飭憲是邦適猺人初剿增兵築城倥傯闔郡士民相率詣庭垂泣下言曰吾儕不幸而生呰荒之隩也日夜惟草竊勾連焄烋我村落是懼故惟飭憲使君載旆

秉鉞是仰前使君茅公征勦之功至今有赫且陽朔縣祠矣獨可令平樂久稱闕典乎祠宇之費自為浆辦惟請長樂陳公祠傍官地一區予曰善檄郡歐陽守若陽郡丞若詹别駕及攝縣篆柳司理相地給之民惟子來趨事不數日而祠有次第郡人唐考功氏為碑備矣乃士民又於不佞有請焉按往事茅公因揚兵憲函戕賀萬壽行奉檄按部詢民間疾苦惟猺獞最桀驁荼毒人不有以掃除之孰從而㲉字之因積鏹糗練兵甲蒐羅

真才置之帳下密散金錢遣死士分道各携繪者遍於
巢穴夜行晝伏圖其山川道里以藥傳筆紙使隱筆畫
於紙中不令可見以避邏夷既出則按圖别聚沙為山
谷形危崖飛棧深林茂箐固在吾目中也會陽朔魯山
有笋山巢莫良三盤據平樂陸路有清水巢藍孟乾藍
佛送十八門樓有蒙晚黄出没刼擄府江又有僭號小
明王衛天將恭城有勢江源站面東寨荔浦有朦朧三
崗紅花緑水修仁有南隘四鄉永安有高天古帶仙廻

賀有樊家三屯里松沙田昭平有上下屯柳山脚北陀兩假諸巢為患茅公籌畫已定是冬密發千户陳襲率土旗岑武為正兵千户朱承恩統馬步旗軍為左翼千户劉承緒統柳兵為右翼擊破笋山鬼子馬硼十三村乘勝攻十八門樓仙家公嫩冲清水黄泥以及柳山凡五百餘村巢又計授岑武生擒小明王衝天將是舉也軍門不遺一卒不費一金直六閲月而凱還耳他如議築廣運足灘二堡以屯戍兵并搓府江兩岸諸山略做

唐宋時令夷酋各出竹木香蠟諸物互市魚鹽以為利
又議招東蘭那地丹州其子孫衆而土狹者分戍永安
修仁且耕且戰或於五屯間設一夷州如東蘭等州土
目故事亦古人以夷治夷之法然而茅公以擢二級備
兵大名去矣孫有敷曰茅公之功可俎豆斯土者奚直
一戰哉即其所議築堡互市分戍諸事皆足以墐反側
安黎氓垂勲名於不朽者聞諸學憲王公曰方與賊約
戰也雨不絕乃焚香禱上帝願以所生年易二日晴果

應而殲賊黨其保障之勤誓師之堅神明可質類如此夫黎庶之口不易齊五十年之名不易起今平樂人之談茅公如出一口江上之祠煥如翼如所謂公論久乃定也豈小惠私意所能然乎大都民因亂亂而帖然安因再亂而觸然思又再因亂後而謀以紀其事亦情乎一治一亂情之所係者真也而非飾也故五十年而祠興焉於是乎為記其事隸陽朔者陽朔自有碑茲不具載歸安茅公名坤嘉靖戊戌科進士由精膳郎陞廣西

按察僉事歐陽郡守名東鳳潛江人萬歷壬辰進士楊郡丞名惟岱閬中人詹别駕名景鳳休寧人柳司理名時芳蘭谿人俱舉人皆景仰偉績聿觀一時盛舉者例得并書石中伐石之日落成日也時唐世堯有紀不録

潯州城隍寢廟碑　　龍國禄

王制京國寰宇郡邑咸祠城隍為金湯鎮其威命靈爽嚮明教而佐人綱彰癉攸司雨暘時若有叩輒荅無微不周寧極而根深宇定而光發毓德綦密馳化若神神

也毋容睥睨之毋容喋褻之謂宜恭敬奉持祿天倪而
端象闕蓋吾潯郡之有城隍尚已歲時之享祀休咎之
蘊占水旱疾苦之籲求縉紳氓庶之對越捊答谷應肹
蠁如即顧堂皇甫躝奧窔猶虛豈其闔郡具瞻重茵不
設何屏翰之為也癸丑之秋郡侯劉公蒞政三祀澤溥
四封比乃河伯媢淫公蒿目時艱躋昏墊而胥之衽席
皇皇請命氏實何辜而以為魚也其或閟宮之不飭責
在守土於是庀材鳩工相巍基作寢殿費捐官俸役匪

民勞自冬徂春功成告廟徵記於龍子維時蕩析之後百堵皆興公脈脈咨咨身先拮据轉盼城闉翼翼寢廟峨峨若另闢一經制君子謂精誠之極有三善焉夫神維玄維默曷寢曷興彼其執粹精以鏡人羣福善禍淫昭昭不爽盭夫環視怵惕不敢咋舌英爽凛於斧鉞洊穆奠於盤盂呼吸與俱張弛互用非寢而若有寢寢者安也静也静斯慧慧斯感感斯應解在乎詩矣鴻鴈於飛集于中澤此言勞來還定而安宅之也公為民妥神

徼神庇民有靜定之義是曰居安氛祲之餘室無完堵公一意寬和與民休息夙興夜寢灑掃庭内維民之章是曰生慧斯干之什祝願乃寢乃興乃占我夢至於熊羆占叶朱芾斯皇盛矣公奕世鐘鼎載有令德猶輯神人需後禄新廟貌而長發之神之格思可以觀感蓋一舉而三善備矣是宜記是宜記公聞余言乃酹新廟致詞曰不佞承乏爾邦唯典制是遵增其式廓禳災滌德區區何有而予侈言若有動於予心敢不勒他山之石

公名鳴陽中都靈壁人一時總攝郡縣有功德未易數茲殿落成明奏績之會也

少保張襄惠公祠堂碑　駱日升

少則聞予鄉張襄惠公之倡明學問也葢與文成王公同時當是時致良知之學湍天下學士大夫破舊聞而驟見本體即以為解縛雙脫矣而獨襄惠公弗是也始見文成公辯論往復不肯詘其下陽明高第弟子雙江聶公素與公砥礪語公誠豪傑顧無奈舊聞纏擾何也

公笑曰吾尊吾所聞足矣葢當文成之世為程朱氏左袒者惟公與泰和整菴羅公兩人而已而久之則學者率好言本體而不言工夫纔拈及戒謹恐懼即指為外道甚則口慧語綺而不掩於實於是致良知之説又始行而終變而迄今上皇帝採輿議俎豆文成於學宫則其學愈以大明於天下矣乃識者猶然有力行寖衰之懼焉夫聖賢之教人猶醫者療診隨病立方寧必有定法哉周衰文勝士溺於百家見聞故孔子誘之以約禮

戰國之士轉而入於楊墨之偏枯故孟子反之於仁義當宋儒分更分漏之後知行動靜種種岐為二見徹文成則終無合併歸一之日然得其言不得所以言則本體之說亦遂能誤人矣孰謂襄惠公之學而可少哉公之學起基於收心定志而敦於君父朋友之倫語默進退莫不有法其為人嚴正簡重不事華飾所為文亦不務險怪而議論宏壯詞氣渾灝亦非單薄纖巧之技所可倫也當武皇帝時公仕為行人諫南巡杖闕下已出

即署督學粵西旋改江西降提舉最後乃總督兩廣湖貴躋九列而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先後遭値柄臣如貴溪分宜皆知公正直而終不相入其功業在楚在粤者如勦叛苗撫安南至今長老猶以為謳吟然終不能盡公之用之萬一也余巡柳州見一碑記公督學所至輒與人言明誠之學嗟乎明誠之與致良知豈有二乎哉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人心之有知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天故不容偽天下之誠未有誠

於此者也是故不明則不可謂知不誠則不可謂良自明之與致良知豈有異哉古之人惟見以為同則不敢強異惟見以為異則不敢茍同下手得力之處別自有在則亦不肯俛焉而廻轉於人是以禀力厚而操持固不似今之人依違玩弄於同不同之間假託圓通而漫無結局也公豈其人乎公征柳州猺為馬平除百年之害事定因築柳北郭城屬之江而建樓其上曰鎮粤後人思公即其處祠之迄今且六十餘年而麗牲之碑未

有紀者余再經祠下瞻拜低佪不能去因為紀立石刻之葢將與海内有志之士尚論公學而期厥嚮往非獨為一方父老思而已也公名岳字維喬官階實行詳見廣西通志中長子宓以恩為慶遠知府祠名宦季子雋中甲子順天鄉試有孫曰迎今為南京吏部文選郎與余善

重修唐祠部曹公讀書嵓祠堂碑

曹學佺

謹按唐大中間進士第邑人曹君鄴字鄴之自以為魏武帝之後改名若字取焉其為詩多古體四怨三愁五情諸什皆沉渾慷慨有建安七子之風嘗為博士時宰相高璩白敏中相繼物故議謚太常公建言璩交游醜雜進取多蹊徑謚法不思妄愛曰刺請謚為刺又責敏中病不堅退且逐諫臣怙威肆行宜謚曰醜持論不阿如此後徙居桂城阜財坊市門西觀察令狐綯以鄴所居改為遷鶯坊然郡志載其讀書堂在縣東寨山嵓國

初解學士縉有年深寺廢無僧住惟有石嵓名讀書之
句舊傳縣北龍頭山下者其家耳後人亦往往於此創
立祠堂以奉之堂歲久圮不克修治修自今秋以孝廉
莫之光始是時適藩伯謝公刻二曹詩鄴之與堯賓所
作也謝公與予為姻婭且自少同社而莫君亦予門下
士其所以表章公者若合符節而予咸以瓜葛之故有
一言以記之公故自謂魏武帝之後予實忝同姓遥遥
華胄雖恐冒譏而景行之思其敢忽乎哉

兩解元祠碑

李盤

按祀典能禦大災及以死勤事者皆在妥侑之列以崇報也葢其精爽之感通忠憤之鬱勃或動天子聽或貽里閈興思禮因情設有必不可磨滅者懷邑所祀神多不載史乘而高解元之神則甚靈異神諱顯忠讜山人元至正間嘗白日見朝自陳洊水書生貴志以殁願得一官勑賜南山解元司人間嗣續事是夜懷邑之三宿嶺百花叢蔽處神遣飈霆破山而壘宮焉遂於縣治

後立祠祀之凡邑中黄冠為民祈後者必以神為盟主
則神之功名道德足以血食而不衰矣逮明宣德壬子
蘇公諱忞者領鄉薦第一為楚靖州守適寇燹逼疆擐
甲帥其民三百度橋拒戰屢挫賊鋒力匱無援死於七
里坡前靖州其死節之鄉懷邑其降生之地靖州既有
廟祀懷邑不宜獨無邑人以高公解元蘇公亦解元遂
於高解元神座下祀蘇公木主余涖懷徧覽叢祠於斯
而歎祀典無稽雖以祀兩解元實以瀆兩解元夫先後

之時既殊世數不相近也幽明之理亦異名號不相蒙也以靖州公之賢若麟角蠵珠夐為瑞寶英風義氣足煥豆登乃無祠以安主無楹以肆筵無丹雘以示燦藻無階所以别尊卑無供具以告備物無塗墍以禦飄揺而高之像肅爽巍峨蘇之主卑棲席地不惟蘇公隱存怨恫即高公顧此倒置無倫雜處無别何以居歆余欲專祠蘇公艱於定基措費復念兩公世數雖不相近壓世後先百歲神如旦暮遇之名號雖不相蒙然高公遺

形游水結想燕雲生前未上苹莛殁後猶沾柱禄今代榜首焜燿於懷陽謂非高公之開其先而冀其盛乎寧必蘇公為真高公為幻乎幸祠屋有二進祝高公於後前虛數椽若天留以待蘇公者余捐貲諏日鳩工設龕塑像俎豆蘇公於中公其祀而合其祠扁曰兩解元祠彼馭風雲此騎箕尾聰明之性與正直之靈互畱於蒼穹乘於氣運懷之豐稔綏和兩解元所共畀懷之寇攘水旱兩解元所齊祛懷之淑慝貞淫兩解元所徧照而

降吉凶禍福同功而上下其位有軒有輊名雖合而實分同功而先後其祠並舉並隆名雖分而實合如必規規然執百禩為二時泥幽明為二理則猶迂愚之論已

修飭告成謹誌數言於片石以明祀典之宜

粤西文載卷四十